

續

觀

感

錄

續觀感錄卷之八

崑山方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南宋

陳孝女錢塘人也父業儒乙亥兵火挈家避山中悉為盜所掠
僅留孝女方十歲携之丐食以活故居蕩不復存因寄籍僕
家聞殊勝寺設粥日携女子就食凡數月飽和所以頗
憐之時東平李知事亦寓寺憐之至與僧談欲謀一士為
友僧以陳薦一見契合館穀加厚其女亦得其家歡心居數
月孝女忽謂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側數年不至矣聞主人
於禁烟節將為湖山之游能乘此機一往拜掃否父以告李

欣然與俱既至墓所拜奠畢李偕陳携酒飲傍舍女悲泣不
已父勉之還則泣告曰比聞李氏今將北歸吾父子必將從
之父老于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
言與淚俱下父亦感痛而女號踊呼號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
之死矣李義之因附葬于母塚之傍嗚呼古有曹鏡二娥煨
燬史冊今陳氏女年甫十四而天性至孝如此視前無愧矣
王佐字宣子母塋山陰獅子塢為盜所發時宣子為吏部員外
郎其弟公衮居鄉物色得之乃本村無賴徭曰德也遂聞于
官治其罪止從徒斷公衮不勝悲憤因手斷賊首復提之自
歸有司宣子聞之亟以狀自朝堂納官以贖弟罪事下給舍
議曰公衮之母既塋而暴其骨是僇尸也父母之仇不共戴

天法當死矣而吏廢法出之則地下之辱沉痛鬱結終莫
之伸為之子者尚安得自比於人也哉公衮之殺是賊協
於義而宜於法者也何罪之有公衮起儒生尪羸如不勝
衣當殺賊時奴隸皆驚走賊以死捍公衮得不死幸耳豈
非天鑒善人有以默相之歟

俱齊東野語

袁昇鄭縣人初為郡吏年五十無子其妻遺之金若干勸往
臨安置妾既買妾入門察其有憂色且以白麻束髮昇問
之泣曰妾乃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不幸卒且貧母鬻妾
為歸途費耳昇即日送還其母母驚喜泣曰財已破用奈
何昇曰願即相奉且探囊中餘貲加贈之而歸妻迎問曰
所買妾何在昇告以故妻歎曰君設心若是何患無兒耶

明年果生子名韶後至顯官

毛惜惜高郵妓也宋端平初別將蔡全甚愛之後據高郵以叛制置使遣人招之全不聽一日全與同黨王安等宴飲呼惜惜行酒惜惜鄙其人屢蹇不肯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本朝妻為太尉更生賀矣今乃閉門不納使者乃叛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叛臣願請速死全大怒遂殺之後人為立廟 俱一統志

元兵入杭宋后全氏以下皆赴北寓上都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自縊死朱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家祿羞為北臣明日奏聞命斷其首縣全后寓所是臨海民婦王

氏被掠千夫長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誓死不可過
清風嶺曰吾知所以死矣即嚙拇指出血寫詩於石曰君
王無道妻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
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回首故
山省漸遠存亡二字實哀哉即投崖下以死岳州破時韓
氏為游卒所掠以獻主將韓知必不免東間赴水死越三
日得其屍於練裙上題五言長句士大夫多傳誦之韓名
希孟年十八魏公五世孫襄陽賈瓊之婦也又岳州徐君
賢妻亦同時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
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一日主者怒甚逼而
淫之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為君婦未暇也君笑用

怒我主者喜即焚香再拜南向飲法題滿庭芳詞一闕于
壁投大池中以死噫使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
婦者則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為萬世之
罪人 輟耕錄

景定庚申福建一行童張文啓與周姓者避寇入山穴中見
一美少年所携包巾鏗鏘皆金銀聲也久之見其足小似
女子遂問之愧不能對倉惶欲去張曰出必遇寇爾果女
子但安於此吾等誠謹人亦避禍者勿憂其他女因以實
對中夜周逼而汚之女子奉釵釧求免張亦力止之遂不
果及旦張語女子曰此地僻無寇爾可耐處我走出山觀
之寇退當報汝蓋張欲悅周以去使女子安處也出山遇

一村老城寇已退遂問村老至穴令引女子歸其家女以
金謝張不受令周受之張先問村老居止姓名遂囑之曰
我與此女家為姻眷女子所携皆金寶爾善送歸令厚謝
爾一毫疎失爾莫逃罪未幾張父母取文啓歸俗云里中
黃宅欲納為婿黃氏女即穴中所遇者云村老送歸後父
母大喜感文啓恩必欲以女配之也 江湖紀聞

楊佛子名文脩字中理諸暨人篤孝鍾於至性年六歲視母
食多寡為飢飽母病輒不食年十五以母多病遂棄舉子
業讀岐黃氏書父諱之從容否曰我母嘗病忍能一日去
母從師耶母病革藥罔奏功即刲股肉和饘粥以進母食
即起佛子額下生瘤大如覆杯一日由市歸中途值操瓢

者穢癩不可近時暴雨至穢佛子求共雨蓋即與共之行
一里操瓢者左手抱佛子癩右手拊背曰癩可醫汝何報
我佛子未心信別去數步顧瞻其人不見矣佛子大悔明
且視額下癩忽不見家人驚怪捫其背則癩還在背矣人
謂孝感所致毋歿佛子躬捧土成墳種樹桑廬墓上居之
童子婦人瞻其儀形咸手加額曰佛子佛子尊官鉅人入
其鄉必過其廬晦菴朱公嘗以常平使者道經風橋聞佛
子名特就見與談名理竟夕乃去年九十九終 缺崖集
吳楚才建昌人名炎宋末建昌歸附楚才於其鄉糾聚丁壯
稱義兵張榜聲罪元兵誘降之衆多解去楚才就弗利為
人所擒及其子應登俱送建昌使遠錄事婁南良訊之南

良時君何為錯作此事楚才抗聲曰不錯如府錄所為乃
大錯耳府錄受宋官爵今反為敵用還思身上綠衫於何
處得來我不過鄉村一秀才特為忠義所激欲為國出力
事雖不成正不錯也南良悅而語塞父之斬楚才父子於
市蓋王聞而哀之特贈官立廟又儒生王士敏吉州人也
時江西諸郡俱陷士敏與針工劉世超聚兵興復兵敗世
超嚼血書帛云生為趙民死為趙鬼赤心報國一死足矣
次帛自縊死士敏入獄嘗一詩於裾云此行無復望生還
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為腥血染好教吾骨首陽山臨
刑嘆曰恨吾病失聲不能罵賊而死 忠義集

宋前監丞劉全子福清人也元兵入閩全子糾合義兵即故

直寶章閣妻祖林琳膺璽置局曰忠義招辜辜伍志圖興
復元兵向福清全子遣兵拒之賊走有林同着琳之孫全
子之妻兄也兵至同家衆勸其避不從乃臥厥堂上題
其壁曰生為忠義臣死作忠義鬼車聞足可活吾不忍為
爾諸君何為者自古皆有死元兵至執之同大罵被殺明
年全子自縊死有司執其妻林孺人詰全子反狀孺人叱
曰林氏劉氏世為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之不成天也何
謂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乃吾兄也吾與
兄一忠義心耳肯為汝等凌辱耶遂遇害 忠義集

朱浚字深原建寧人元兵下江南遣八使人間說降兵至浚
家欲降之浚叱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哉遂自殺朝

奉州張唐者南軒先生諸孫也起兵復湘潭等三縣後兵
敗被執行省欲改在訊欲降之唐罵曰紹興至今百五十
年乃吾祖魏公收拾梓柩者今日若降他日何面見魏公
于地下耶遂遇害如村劉麟瑞挽之詩曰好扶名義垂千
載不犯衣冠屈四書

昭忠逸錄

趙淮長沙人逸其姓名宋德佑中從淮戍銀湖垵淮兵敗
俱被執至瓜洲元將使淮招李庭芝淮至揚州謂城上人
曰援兵至矣慎勿降元將怒殺淮棄尸江濱姜儀入元軍
帳中告曰姜夙事趙運使今其死不葬不能忘情願掩埋
之當終身事公無憾矣軍校憐之使數兵輿至江上妻聚
薪焚淮骨至瓦缶中自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拋淮骨

羅水而死 一統志

包明者不知何許人少爲兵事湯岐公自拒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總與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退拜執政則往事爲久之御史中丞汪澈拜叅知政事一府皆往汪盡前日勅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常論擊吾公者特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饑寒不顧也卒以貧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達士大夫多矣至失勢未反嗟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汪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泥塗賤隸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 渭南集

林逢龍字慶雲平陽人臨亂知讀書爲文有奇氣遊郡庠尋

補太學上舍會有邊警上書陳戰守計不報咸淳中與弟
建龍叩關言事忤時宰意歸鄉里後又上封事乞正賈似
道誤國之罪宜急調兵解襄樊圍賞大怒削其士籍押還
本貫遂龍乃屏跡居寶巖山中德祐丙子元兵至温州素
聞遂龍姓名令軍校至山中索之遂龍執驅迫登舟入城
元兵欲用之遂龍慷慨誓怒罵曰我宋書生也豈為胡虜用
哉以腹觸其刃而死弟建龍字雪發勤苦讀書侍兄遂龍
游太學俱有名是時亦被執與遂龍同日不屈而死郡志
徐應鑣字巨翁衢州人咸淳末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瀛
國公入燕三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不欲從乃與其子
琦松女元姬趙吳楚子女喜從之太學故岳飛家有飛祠

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下詐宋社稷為墟應鑣誓不與諸
生俱北顧死祠下與王英靈永永無敵時亦賦詩以自警
奔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卧應鑣乃與其子女入後堂
棲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寢聞火聲
起至樓下先瞻視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
諸僕壞壁入滅大應鑣不得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倉卒
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芥中皆僵立瞪目面如生諸
僕為巨棺歛殯之 卽葬

李氏者謝枋得之妻也宋運既薨枋得避難於閩行省來政
魏天祐表薦之枋得見天祐傲慢不為禮天祐怒執之北
行至大都不食而死李氏聞之即自縊於建康獄中妻事

禹在九江以不屈新教市季弟君烈若澤俱死教雖始父
繼明為番陽尉與元兵戰死二子趨進範父屍死子走之
賢而有文思薦不起一門之內象忠守節視死如歸皆由
訪得身教於家使然也

卷山文集

鄭所南字思肖福州人宋末太學生也博學多技能為文章
恆值元氏佐中國坐必面南終身未嘗北向人詢之則曰
夷狄入中國為萬世之大變今日士大夫恬不知耻反為
犬豕吾不忍也士夫無不憾之凡平日所作詩畫書於宋
若題畫菊曰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蓋謂志
節不為元氏富貴所奪也所謂所南者以南為所也思肖
者思乎趙也昔王褒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而坐夫君父

一道也若所南者蓋養之徒歟

天遊集

袁天與第進士既而丁父憂未仕宋社既屋人勸其退就草
萊為自全計天與不聽乃結義兵於信州邑奮不顧身共
敗厲敵而死初與將作少監謝昌元直學士趙孟頫約同
死國無何謝趙二人皆食元祿天與獨踐其約一門自盡
者十七人其事尤可傷而其節義尤可重也止遺一子六
歲賴天與老僕收養之得以成立今袁氏之後百餘年來
光榮未艾而謝趙不復聞有後矣

照菴文集

胡應炎字煥卿常州人授溧水尉未赴元丞相伯顏南伐師
次常州境朝廷以姚閭知府事至常見應炎喜曰吾得君
敵不足破矣署節度判官應炎歸告其父聰及兄應發第

應登曰吾家世受國恩今戎馬在郊王室將危是吾報國之日也父母老兄弟當奉以出避吾身許國不得復徇家矣聰與應發並曰報國之義彼此同之豈可臨難而獨免乎乃命應登侍母及護妻子出城囑曰善避以存吾宗不意城亡吾皆死之應炎既應閭命即選民之壯勇者三千人自將乘城樹木柵調粟繕械為守計伯顏命元帥唆都率步騎二十餘萬圍之應炎出戰累大捷殺其將校甚衆圍且久元兵多傷伯顏遂以西域諸部兵來會攻圍益急餉援俱絕城遂陷閭死之應炎率民兵巷戰至孔子廟前衆潰猶手刃數人力屈遂就擒唆都曰若即嘗多殺吾將校者邪應炎曰吾欲殺汝何將校也恨力不及耳唆都

怒腰斬之時年二十七聰與應殺皆被殺 高太史集

沈安者劊手也李希為湖南提刑元兵圍城急希慷慨自厲
軍民咸願死守城將陷希呼安謂曰吾將就死勿使吾身
為敵所得汝宜先殺吾家眷然後殺我安惶懼不敢當希
怒曰吾平日厚汝者何事直為今日耳安乃挾刃入一家
俱死希亦引頸就刃安縱火府治焚其屍歸殺其妻子亦
自刎潭人尹穀字耕叟登科入仕希屈為贊兵希死城破
穀取平生所受誥勅置庭中具衣冠向闕再拜謂其弟岳
秀曰弟宜急走吾受國厚恩義當死岳秀曰兄死弟安往
願得俱死於是全家縱火自焚死 忠義傳

續觀感錄卷之九

崑山方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金元

金總帥李伯淵寶坻人也初京城荒殘憲安長老恩公徙居
皇建院一日暮夜侍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者醉墮馬
門外出視之乃伯淵也使扶詣方丈俟其醒語之曰當此
喪亂公何心嗜酒如是耶坐為男子與其沉溺于亂世曷
若立身後不朽之名哉伯淵雙然謝之黎明乃召同志黃
憫元帥者詣恩屏人言曰崔立狂豎乘國家傾危天子播
越輒敢叛亂乃爾吾欲誅之久矣師謂身後不朽之名其

在是乎恩托曰君何遽出此語伯淵泣盡誓畢之誠也
乃握手歎曰吾情誠不能匿矣老僧不佞與禍亂之地公
知之否吾天地間一鷗耳湘州遭遇奎宣宗廟恩二十
餘年圖報萬一但慮力微救寡事未濟耳今幸聞公舉非
常之事使老僧朝見而夕死無憾合夙加額久之伯淵乃
定計因入見崔立給曰丞相避擾不出則今日之事有大
不安者立欲出心動且隨馬輒欲回伯淵厲聲曰我輩兵
家子偶墮馬又何怪焉因彊其行忽有人突出曰屈事顧
丞相作主且呼且前直詣立馬首稅其鞍時伯淵驂右即
拔刀抱而刺之洞背冒腹誤自中其堂與之俱墮馬崔尚
能譖曰反為賊奴所紿隨斃伯淵墜黃河等大呼曰所誅

者此逆賊爾他人無與焉遂磔崔立之尸祭于承天門下
一軍哀號聲動天地明日與恩同奔宋嗚呼金之亡也伯
淵身非世祿雖在軍伍中未嘗為國家所知況當易代革
命之後手誅叛逆號祭亡社盡君臣之義孤軍出奔偉哉
其烈矣 曹居一撰傳

畢資倫授進義副尉總本軍屯泗州一日會軍將宴飲宋統
制時青繫破之為軍所執青說之曰金國盡亡爾肯降宋
亦不相負不然死矣資倫罵曰我起家至微自征南始得
一官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國家城池一死尚不能報肯從
汝求生耶青重寶諭意權欲全活之乃鈐以鐵鏈囚于土
獄畧給衣食誘百方時一引出問云降否資倫或罵或

不語如是者十四年及韓世忠降宋宋使金降臣買住
已下北望哭拜謂之麟故主驥資倫在旁觀之資倫罵曰
買住國家未嘗負汝死何不可乃作如此態狀耶買住俯
首不敢仰視及蔡州破募索自縊資倫嘆曰吾無所望矣
容我一祭吾君乃降其宋人信之為屠牛羊設祭鎮江南
岸祭畢伏地大哭募其不防投江水而死宋人義之為立
祠江上

完顏絳山哀宗之奉御也天興三年正月蔡城破哀宗自縊
于幽蘭軒權黜檢校烈等皆從死斜烈遺言絳山使焚幽
蘭軒火方熾大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獨絳山留不去
為兵所執問曰汝為誰絳山曰吾奉御也兵曰衆皆散走

而汝獨後何也曰吾君終于是吾候火滅灰寒收瘞其骨
耳其笑曰若狂者耶汝命且不能保能瘞而君耶緝山曰
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杜稷忍
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耶吾是以留果瘞吾君之後雖寸
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蓋曰此奇男子也許之絳山
乃振其餘燼裹以幣金瘞于汝水之旁伏地號哭自投汝
水幾死軍士救之得免竟逸去不知所終 俱金史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以明經教授鄉里而養其母至元戊
寅賊僧楊璉利宋諸陵塗玉故為妖言惑元主曰宋王氣
在是遂聽殺之珏獨懷痛念乃質家具得白金若干為酒
食陰召諸惡少年于家聚飲驚駭驚聞者且不敢見

令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為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
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諸陵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
年為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殮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
固義事也萬一事露禍不測奈何珏曰已籌之矣要當以
他一作易之耳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上種
冬青樹為識明日復來會珏出金帛為人人壽戒勿泄璉
後袁陵骨雜馬牛枯骼繁白塔號曰鎮南而不知宋主眞
骸已不在矣亡何汴人秦俊為越治中招珏為子師間問
曰吾聞越有唐姓者庶宋諸陵骨豈居邪坐有指珏者俊
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有謝翱者文
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為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

諸者莫不灑泣云

張孟兼撰傳

宋亡履水浮雲鄉有柳機察者為寇款逼柳味道同起攻掠
味道誓不為非義寇怒縊之於松以脅之味道從容占一
詩云國破家亦破年窮命亦窮浮雲諸逆賊送我上青松
竟縊死於松下又元至正間衢州陷龍將有一大家婦何
氏為兵所掠裂帛題一詩云妾長朱門十九春豈期今逢
虜囚奔捐身無補若王事死節難甯夫壻恩江靜從教沉
弱質月明誰與吊歸魂只愁父母難相見願與來生作子
孫書畢即投於江而死又至正壬辰紅巾盜起江西吉安
鄭家婦為盜所得欲犯之婦乃題詩于壁以乃自刎詩曰
涇渭能分濁與清妾身豈肯墮風塵孤兒未必從他姓一

女何曾侍二人白刃自傷心似鐵黃泉要鬼骨如銀海山
落日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嗚呼烈哉此三人者孝學
節行可謂兩全世不多見也 草木子集

趙一德龍興人至元十二年國兵南下被俘至燕為鄭留守
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夫元年拜請於其主鄭思蘭及
其母太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依門下者三十餘年故鄉
萬里未獲歸省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
不幸則永為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思蘭母子皆感
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沒惟母在一德
卜地塋三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思蘭母子
嘆曰彼賤隸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裂券縱為良一

德將辭歸會思蘭以寃被誅詔薄錄其家群奴各亡去一
德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詣中書訴枉
狀得昭雪還其所相太夫人勞一德曰當吏籍吾家時親
戚不相顧汝獨冒以白吾枉疾風勁草於汝見之今吾
家業既喪而復存皆汝力也吾何以報汝因分美田廬
遺之一德謝曰僕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
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今老母八十餘得歸待養主之賜已
厚矣何以田廬為不受而去 元史

陳斗龍字南仲家杭昌化縣盜劫鄰境斗龍父澤氏挈家遷
深山以避忽病山中斗龍才十三已能奉飲劑廢眠食禱
神請減已年延父弗效母盛亦病死斗龍居喪廬墓哭聲

哀切感動行路服闋有司推擇為宗晦書院山長將之旣
斗龍之姻友盛冲告斗龍曰汝生母王氏昔歸錢塘聞其
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即日與婦訣且治裝行曰必
與母俱歸若弗得何以歸為初澤民以妻無子也以幣如
錢唐求宜子者得王氏斗龍生未周晬王歲期逼滿遂去
蓋吳越俗尚如此斗龍至清湖訪求母家及其故時比鄰
已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無在者逢白髮媼揖而問焉告
曰我知之我家與汝母比屋我與汝母為兒時作伴侶嬉
遊相好汝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當往江東已而泣
下我方少年不識其言之悽楚也亦亦問已而兩夫昇汝
母西去斗龍謹識之即濟江渝淮歷饒徽信廣德寧國數

郡一夕寓永豐縣之逆旅主人訝其往來之數詰之斗龍
告其故其人驚曰吾里施翁小婦王氏自言家清湖今老
矣豈汝母耶走施翁告良久老婦哭出斗龍哭前拜母子
未嘗相見而自知其為子為母也斗龍遂奉母以歸未幾
盜復作溢出昌化境上殺人斗龍為廬百丈山避寇身自
負母婦擁後路逢盜數百人斗龍置母夷處稽首曰壯士
斗龍幼不知母長聞母在江東行求六年今母歸未百日
即相遭於此斗龍夫婦若死母老誰當養之者盜啗嗟相
約舍去且語其徒勿更至此山驚老母傷孝子心里人賴
之以免斗龍嘗蔭甘瓜圃中秋暮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
其時斗龍視空蔓申芄芄然披之異根合莖並蒂兩實生

焉摘以奉啖即日渴已疾平縣尹移狀請旌表斗龍意不欲人知遂堅辭之 胡長孺撰傳

郭氏天台人嫁為某卒妻殊有姿色千夫長李某心慕焉會卒遠戍李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不可犯經半載夫歸具以白之一日李過卒家卒憶前事怒形於色堅持刃出而李已脫走訴于縣捕繫卒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當死寘之獄中郭氏躬餽食于卒邑之惡少年與吏胥皂隸無不覬覦之郭氏閉戶業績紡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父之有業押獄者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蓋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汝為兄弟萬一

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文終八九歲耳豈能自有顧
我尚未娶肯俾為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
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押
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再
適以求生乎既歸持二幼兒痛泣而言曰汝行且死汝母
死亦在旦夕我兒無所倚終必死於飢寒今將賣汝以活
性命汝歸他人家非若父母膝前仍自嬌癡為也其子女
頗曉事葉語意抱母而悲引裾不肯釋手遂攜二兒出
市召人與之行路亦為之墮淚富室有憐之者納其子
贈錢三十緡取氏一具酒饌攜至獄門願與夫一
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葉押獄多矣可用

此少谷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恐
旬日不及見君也飲酒而別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
死是水極險惡竟不為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往驗
得實皆驚異失色為具棺歛蓋之表其墓曰貞烈宣撫使
庶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富室遂還其子女卒亦終身誓
不再娶 微耕錄

夏侯尚玄字文卿華亭人也幼有大志為人謀必盡忠而不
求報與人言不問交之淺深輒傾倒肺腑一無所隱大德
間游京師趙子昂薦為東宮伴讀主禮典樂皆有能聲復
棄去汗漫湖海者數年郊王聞其賢招致之一見待以上
賓禮王性嚴毅人莫敢犯尚玄知無不言抵掌談笑盡日

乃已或誤以爾汝呼王王不之過顧左右曰吾之過彼且不隱汝曹宜憚之會王有命赴京尚玄曰王守國北門不可輕動或陷虎口悔將何及王將止而左右從吏者衆王至京師果被誣而死凡平日親信者莫不奔走逃匿各為身謀獨尚玄挺身出曰士為知己者死王以國士待我我當以國士報之乃陳王之所以忠於國孝於家數事聲之朝堂觀者如堵莫不為尚玄危之而志愈堅氣愈壯章三上始行之詔復其業襲其子皆尚玄力也事既成乃著處士衣中翩然南歸或留之曰公節義絕出其子孫必以重爵報公矣尚玄笑曰吾志初不在是若因功得爵節義安在耶君子謂士報主之德而能遂其志者為難遂其志

而不居其功者為尤難也揭傒斯贈之詩云青史千年標

節士黃花三徑屬高人 郡志

馬氏恭知政事楊居寬之繼室錢塘民家女也至元十四年
桑葛以計誣居寬死沒入其家以馬氏賜衛士馬氏託狂
疾叫呼遺矢溺不可近竟免侵辱楊氏陰贖之歸遂短髮
為信廬于夫之墓誓死不嫁後桑葛敗事得昭雪而馬氏
以無子乞歸錢唐養其母楊氏許之日紡績給食凡十有
餘年後乳忽生瘍痛甚或曰當迎醫不爾且死馬氏曰吾
楊氏寡婦也寧死此疾不可使男子見之竟死時年四十
嗚呼節義於人大矣雖弱婦一或執之不變則使強
悍之人降心相下何乃英聲壓世而臨利害之頃一失所

子無異禽犢等爾不義而生無寧義死此烈丈夫之所以
焄耀也馬氏亦足稱哉 元文類

昔晉散騎侍郎賀喬妻于氏無出養其夫仲兄之子率為子
乳哺鞠育同於己生又為喬廣置側媵後有妾子曰纂于
亦于之史傳以為美談今觀大同穆后妻邢氏子夫兄之
子與夫妾之子恩勤備極二事適相類然于氏為士大夫
之妻通經史能文章咸和五年上表于朝援引古今辭義
蔚然以此婦而有此行固其宜也邢氏生長民間非有見
聞之益敦學之功也而其賢不減於于可不謂難能者哉
嗚呼近世士大夫不能正身以御家縱其妻悍妬無道無
子而不肯子兄弟之子鉗制其夫不令有妾阻隔其妾不

令有子卒至絕嗣為不祀之鬼者吾見多矣聞邢氏之風獨不內愧於心乎夫婦人無非無儀豈欲善譽聞於人哉而君子樂稱邢氏之賢者亦付愧夫世之不賢者也

吳草廬文集

扈鐸汴梁人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鐸為買妾產一女其妾熟寐壓女死父之伯父卒遺腹生一男鐸德前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鐸復處戶外中夜審察不敢安寢第能食常自抱哺與同卧起十年不少怠第有疾鐸夜稽顙北辰哀禱曰願鐸父子間可去一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且第愈母卒衣毀踰禮廬于墓側不理家事宗族勸之歸鐸曰今歲凶多盜吾家雖貧

安知墓中無可欲乎倘驚吾親之靈雖生何為卒守墓不
去 元史

秦毋柴氏秦閭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一子俱幼母病
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異心十勸紡績遣二子
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臨誅子言逆柴氏長
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父妻子次子非長
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辭官反
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因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
歎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怒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
至也遂并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五倫善

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宦家女山陰縣尹李如忠繼室也
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曰任數歲而蒙古氏卒未幾如忠
亦病死遺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間如
忠歿於官家多遺財相率來山陰取其資及子任以去馮
不與較一室蕭然惟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哭
泣隣里不忍聞父之鬻衣權厝二椁葬山下攜其子伏蘆
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羸形苦節為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
之憐其孤苦欲使更事人馮爪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
始護喪歸葬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嘆息

烈女傳

王元伯金壇人四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
諸婦各聚一室為女工畢飲貯一庫

無絲一線幼雅啼泣

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于家衆婦共乳不問孰爲己兒元亦不知孰爲己母也兄宣伯卒元伯即以家事付姪執執辭曰叔猶人也叔宜主之元伯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執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間旌表其門 五倫書

祖浩然字養吾建寧浦城人至元中朝廷出師討賊回軍經浦城浩然母全氏遭掠而北時浩然年六歲獨與父居母子不相聞者二十八年後爲三山書院山長或告之曰汝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處浩然遂棄職辭父而行既渡江抵河南每舍逆旅及行途間聞操南音者必就與語度幾有所遇也或曰此有趙副使昔歸自軍中得婦人全氏趙

死全氏歸一蒙古氏擊之而南當在汝鄧間耳豈汝母耶
浩然聞之驚喜遂回汝州抵鵲路山不過行八百里至白
石山不遇又行七百餘里至崔橋又不遇停車道傍投宿
旅舍舉其狀以問人頗有相酬答可物色或指唐州以告
曰彼有別蓋山可尋也浩然夢神人顧而言有月圓再圓
之語既寤益悲喜自崔橋三百餘里至別蓋山訪其母在
否既相見與抱持痛哭是七月之望也神人之言驗矣遂
奉母南歸當時聞其事者莫不歌詩以美之往往舉朱壽
昌事以為比 韓性撰傳

李歌者霸州人其母一枝梅倡也年十四母教之歌舞李麗
然曰人皆有配偶我何獨為倡邪母告以衣食所仰不得

已與母約曰媼能寬我不脂澤不葷肉則可爾也否則有
死而已母懼陽從之自是縞衣素裳唯拂掠翠鬟然姿容
如玉雪愈致其妍人有過之者李必詢座中非惡少年乃
出儼容默坐不敢以褻語加之有誤犯者輒拚袖逕起弗
少留益津縣令年頗少以白金遺其母欲私之李持刀入
室以巨木撐戶罵曰吾聞縣令為風化首汝縱不能而忍
壞之耶今冠裳其形而狗彘其行乃真賊爾豈官人耶汝
即來吾先殺汝而後自殺耳令驚走時監州聞其賢有子
方讀書舉秀才聘為之婦李尚處子也居數年天下大亂
夫婦逃難俱為賊所執賊悅李有殊色欲殺其夫而妻之
李抱其夫詬曰汝欲殺吾夫即先殺我我寧死決不從汝

作賊也賊并殺之

王冕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讀書輒默記暮歸忘其牛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穢惡可怖見小兒恬若不見既長遂為通儒父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恩還故里冕買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里小兒競避道訕笑著作郎李孝先欲薦之兩府史冕遲事母退讀書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或母卒丹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北游燕都祕書卿奉不化如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尸孤兒游矣何

以祿社為即日將南轉會其友武林盧生死濠州唯兩幼
女一重留燕依依無所依見知之不遠千里走濠州取生
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見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
內無事或斥見為妄人見笑曰我誠妄人乃携妻孥隱於
九里山未幾汝穎兵起一一如是言

俱潛溪集

續觀感錄卷之九

續觀風

卷之十

崑山方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孫之

字孟翔為廬陵郡掾性剛勁不可回撓奉公守法
安成王蒙暴甚州縣長之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
何列推翔往豪樹柵自固翔命拔去抵其門惡少年
就刃詳而出翔叱曰爾欲反耶少年曰反則不及汝
前即刺汝腸矣翔曰爾主自殺人何與爾事顧乃同
族滅則少年色動翔挺身呼而入曰爾即殺我少年皆投
刀走翔趨堂上索其妻蒙知事急出見翔求解且誘以重

時弼陽諾之與其俱來賓諸法至正壬辰大盜起新黃將
及部官屬皆散走弼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其為府掾
強之仕使行官書弼罵曰我死即死其能官於賊邪盜怒
反棓于樹歷一日意其自悔抽刀礪頸曰從則祿汝不從
則血泥吾刀矣弼大罵愈持初賊斫首而去婦弟同縣鄧
指為臨江府吏臨江陷椿集義軍千人與賊大戰城下三
日兵潰投江死其志與弼同俱人傑也 宋景濂文集

昔宋節婦趙氏永新人歸譚氏元師下江南丞相文天祥檄
彭震龍復永新元兵復陷之婦抱嬰兒同舅姑匿禮殿中
兵殺其舅姑而欲污之婦罵曰賊死吾舅死吾姑吾從舅
姑死耳大氣敢吾污哉母子遂遇害血漬禮殿入磚宛為

婦抱嬰兒狀或磨礱之狀益顯後未百年紅巾寇起者據
陳允中辟彭九萬行軍鎮撫其妻李氏躬爨餽軍戰屢捷
明年苗獠入城李氏及其子友諒友秀俱被執以爲脅之
問所求李氏罵曰吾死耳吾何求哉賊輒釋之於戲永
新未百年得二烈婦與文文山余幽公耿光相上下豈偶
然哉 羅一峯文集

鄭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人隱居于鄉至正中宰相以名聞
詔拜翰林待制兼有上尊名幣之賜先生抗疏力辭曰酒
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名與器祖
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而私焉
不敢受朝廷不之強也居無何而兵起徽城陷守者將要

致之使為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邪因被拘
回部中詆辱者久之而志不少變親友攜具餉之則促客
為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僕語之曰君句死
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復何憾耶明
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妻奉其屍殮之亦不食而死

王忠文公文集

丁鶴年西域人性狷介窮經博史尤工於詩父官武昌歿就
葬武昌後兵亂鶴年倉卒奉嫡母走南徐生母馮氏先避
匿邑之東村竟阻絕莫知也餘十載嫡母歿鶴年又避地
定海間父墓為盜所發生母亦病死葬洪道鄉俱不得任
視日夕憂悸却絕酒肉監臨示自貶又數載道過即告罷

還武昌至則別竈地樊山父棺卜日襄事日已迫而淋
雨不止鶴年仰天悲泣拜雨中至期密雲雖四塞雨強不
測及發引視窆而返雨傾瀉如故已而訪生母葬地村聚
間不省何所鶴年無措意惟作女主蚤暮拜至七日夜夢
母出舊堂宇中鶴年遮車不慟哭即寤晨起隣老有楊重
者至云吾昨夢子之母在堂宇間出鶴年以夢母氏與隣
老同夢之夕又同母氏堂宇在舊所居廢宅之西又同斯
見母葬地朕兆也試即其地物色之因具畚插以隨顧見
平土有陷下者鶴年謂吾聞母葬時無棺柩下棲土孰
土覆舟板茲殆可啓而觀歟陳酒肉以祭祭畢斫其土骸
骨果見板尚有松節土孰亦具在良是矣然恐他墓偶有

同者獲髓血滲骨上以試良久骨通變茜色可驗母一產
當正中如漆視之益驗乃收骨棺歛既葬鶴年就廬于墓
以終其身 烏斯道撰傳

燕朔葛通甫之妻月娥者西域人丁鶴年之姪也葛之妻婦
盧氏方掌家事月娥事之如姑盧大喜家事悉付月娥已
而南北兵起盧謂郡有城郭可依共衛可恃乃與月娥攜
諸婦諸女至郡僦屋以居無何汚寇奄至城失守月娥慨
然曰吾蕃纓家女何忍見犬豕耶即抱所生女赴水死諸
婦諸女咸駭愕相顧曰毋營導我以禮今臨難肯去尚得
在世稱人乎自長至幼及婢媵凡九人皆爭相入水無一
敢后者事稍定家人物色得其尸月娥手所抱女猶漂不

可奪餘亦相挽水中父老之相謂曰十人死既同死亦
宜與處遂開大塋座之額曰十女墓 墓碑

史五真徐氏定遠人年二十八元末五為百夫長至正十三
年五月暴兵至縣五巷戰死之兵懸其首於西門明日兵
退徐氏求其夫於積屍之中血漬身衣衆莫能辨徐氏因
憶其夫嘗佩一綉囊於是細辨而得之知其為夫屍也口
吮屍手足及綉囊上血載之以歸令匠氏治棺甚大衆莫
測其意棺既成遂沐浴縫死屍傍鄰人義之與夫同棺而
葬 中都志

夫丹赤者周思文義子之周世居金陵舉家為元兵所得有
名泰者寓海南蕪兒以長徙常州家為其以世食寒得妻

薦不應名三子曰思岳思文思李蓋指飛帝天祥諡忠節也元季莫天祐據無錫王師圍之下令曰不降當屠城父老相約往諭天祐請早降以救一城生靈思大在行未泣而請曰吾家惟存大人一支此行萬一不諱其如周氏宗祀何見當代社稷不還策為我撫二女及至天祐許降登堂旋而不進未以正言起之賊怒曰爾誘殺我耶遂遇害思文為歛葬之厚撫其孤

墓誌

楊椿字子壽自蜀來吳元總兵叅政脫吳時守吳郡辟椿為叅謀俾守婁門甫一月張士德率兵至門下衆潰去椿獨據甲冑持弓矢以拒身被數鎗度勢不支大罵兵以戟裂其口血被體馬一不絕而死其妻王氏聞之被髮徒跣冒

鋒鏑尋尸三日不遇以幾被刃者數四既又辭踊抱城柱大呼動地訴其魁曰人孰無夫婦汝等專務殺人而來邪抑欲為安民之計邪魁聽之禁其下勿沮此婦乃得屍於張香橋下與歸葬之益哀毀不食五日死拊門弟子陳晉好學而文尚氣節士德入吳兵獲晉使拜晉不肯屈罵曰吾以若等為舉義今乃為寇耳何以拜為亦遇害 郡志

秦和蕭氏楊用霖妻也事姑孝姑自疾不能出蕭扶持十一年不倦歲庚子邑中屢言紅巾賊將至縣谷謀避兵蕭語其子婦劉曰姑老且病我若遠去誰與養之我當留此汝宜急去劉曰母既留允寧忍去乎萬一不幸當一處死爾遂皆不去未幾寇果至忽入城民懼欲辱辱之遂遁蕭

語劉曰吾義不污即自投井中劉繼之隣婦鄧氏陳氏亦
赴井死蓋蕭氏未死時陳鄧嘗往來語及時事輒相嘆不
知死所蕭指井曰吾處死也陳鄧曰吾亦當相從已而果
然可謂信義兩全者生今立祠節婦祠祀之 祠記

博雞者袁州人不事產業習抱雞呼少年博市中元至正間
袁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鄧使者臧某按郡至袁守聞其至
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言臧臧怒甚會袁有豪民嘗被守
杖知使者意即誣守納已縣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
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鷄者邀於市衆讓之曰若
素名勇乃彼豪民恃其賞誣去賢太守袁人失父母若誠大
夫不能為一奮臂耶博雞者曰諾即呼子弟素健者數十

人從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群奴而馳博鷄者直
前摔下之奴驚各亡去乃自乘豪民馬麾衆擁豪民馬前
反接拘諸市使自呼曰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不呼則杖其
背豪民子聞變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奪以歸博鷄者
曰若欲死而父即前聞否則歸闔門候吾行市畢即歸若
父無恙也豪民子懼不敢動衆人聚觀歡動一城郡錄事
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為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
摔使跪歷數其過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衆
曰君所為誠快然太守寬未白博鷄者即逮捕為巨幅廣
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
為理乃與其徒張屈字遊金陵臺臣慙追受其牒獲太守

一
卷之五
害而默藏使者 鳧藻集

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兀朮兵南下仁父被殺母及兄弟
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為汴人李于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
于安憐之縱為良仁踪跡得毋於潁州得兄於睢州得弟
於邯鄲皆為人役尚無恙乃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歷詣
諸家求贖之經營百計開闕六年得還州里老少二十餘
口復聚居為良孝友甚篤鄉里美之大德十一年旌其家

元史

劉平妻胡氏涇州勃海縣田家子主元庚午平挈胡氏泊二
于南成棗陽垂主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噬平左髀曳
之而去胡即抽刀前迫可十許步及之徑刺虎剗腸而出

虎斃焉趣呼夫猶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奈何遂
扶傷塢幼涉水而西黎明及季陽堡訴於成長趙侯而採
藥救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咤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
傷死趙移其事上聞得復役終身嘻胡采儒者也非不懼
虎正以援夫之氣激于中知有夫而不知有虎耳雖死其
志烈言言方之太山貌婦何壯貌哉 王惲撰傳

商淵妻張氏名貞嶧縣人年二十一猶未嫁民間訛言官選
童男女所在大駭得婚嫁足矣不問門第人品於時其父
亟欲以貞嫁凡子貞不樂而止商淵聞之乃請婚其父曰
淵固儒家子索其貧何貞對曰儒家女嫁儒家子豈論貧
富哉父善其言於是延淵為贅婿張太尉軍至縣淵貞俱

走新昌南明山淵間出為游兵所虜貞以為遇害矣日夜
泣不食墜死淵晚歸見貞貞驚喜乃復同食是時縣有一
婦掠于軍行至東陽賦詩五章遂自縊有持其詩示淵者
淵為貞誦之貞曰君豈以我一旦危急不能若此婦耶明
年越國公復統兵掠縣地時貞共淵匿會稽山中方池擔
其食而軍忽至淵躍去貞遂赴門塘中自溺死後三日乃
收葬之

蘇伯衡文集

桑惠字仁卿武義人幼喪父獨奉母居不能與人浮沉介然
自守家雖貧甚未嘗往叩富兒門唯日夕訓諸子弟鷄初
號輒呼起懸燈誦書食時使出從師或值雨淖親持盂候
之還人笑其愚勸曰子貧若是甌將生塵矣何不使子弟

學他技藝朝出門暮可即得錢讀書固佳其効乃如捕風
耳仁卿曰信如子言吾家學將絕於吾手矣寧識而死不
能從也吾之貧由於讀書何預於策勵比前為尤急及見
子以時明經能文辭鄉校請為師仁卿自慶曰吾將有以
見祖宗地下矣仁卿無所於食質田於里翁已而失其券
乃以計給仁卿至家使重書之或履其畦曰慎勿害翁券
失矣仁卿曰吾實得錢而因失券負之為計因得如內媿
何未幾錢卒竟不能飲鄉人哀錢以在仁卿娶同縣人須臾
文甚貧仁卿因安貧終日樵蘇不費項無纖介見於客色
滌然能相歡凍餒日不自免間有佳書必綴所織布帛質
之使讀後以時以賢良徵授分宜王薄州里為酒來賀曰

仁卿夫婦不負教子之得官歸矣項曰得官不足榮能不
負官斯為榮耳

王弼字元輔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為龍沙宣慰司奏差以
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州巫王萬里賣卜龍
沙市弼往謁為忿其語狂肆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
弼弼夜坐讀金縢篇忽聞窗外悲嘯聲啓戶視之空庭月
明無有也翼日晝哭于門且緝寃弼問曰豈子藥殺爾邪
不然予當白爾寃鬼曰兒聞人多唯翁誠謹可托耳兒周
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小字月西年
十六母病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入母死百有五日當
至元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卧兄樵未還乞偶步墻陰萬

里以兒所生時口禁呪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
柳林反接于樹先繫其髮纏以絲絲次穴皆割心若肝及
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為丸納諸麵中復細末紙作人
形以呪劫制使為奴稍怠舉針刺之昨以翁見辱乃遣報
翁兒心弗忍也翁尚憐之勿使銜冤九泉言訖哭愈悲而
潛往白于縣縣急遣萬里鞠之始猶撐柁月西與之相互
覆甚明且請錄其行囊獲符章印尺長針短釘諸物萬里
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嘗逢劉鍊師者授以採生法於囊
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咸寧王延奴為吾所
封爾能歸錢七十貫當令給侍左右萬里忻然諾劉禹步
焚符呪之謂延奴曰爾當從王先生萬里如約酬錢復經

房州遇鄭生者與語意合又獲狀頑童奴之其歸錢數如
劉今與月西為三人矣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為左驗和卿
雜處稠人曰弼陽問誰為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
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
為具成案上大府萬里死于獄弼訴縣歸忽聞對泣聲弼
詢之鬼曰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冤已伸翁寧不憫我
二人邪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寶延奴父
福保至其所驗皆如和卿而鄭與劉不知其里居竟莫致
云自是三鬼赴弼謝雖不見形其聲琅然也弼因問曰衛
門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
吾欲焚紙錢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

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後竟寂然史帝曰吾知之術彼矣而卒被鬼所殺人禍天刑終不可違惡者蓋少知懼手抑剛正若王弼鬼不敢害之反敬畏之是知石子挺立天地間仰不愧俯不忤妖得而侮之邪 俱宋太史集

劉濟字濟川順帝時調連江縣巡檢賊帥王善冠聞與連江接壤勢將迫濟妻史氏故相家女也有才識謂濟曰事急矣可聚兵以捍一方於是盡出倉中物募壯士百餘命子健領之決旬間衆至數萬賊將至連江濟拒之三戰三捷俄聞福州城陷衆多潰去濟父子帥兵遇賊突其陣斬前鋒五入賊矣大至濟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獲濟忿大罵賊縛濟階下先斫手一指罵擁厲再斬一指亦如之

結且盡次斫兩腕又次斫兩足膚色不少變罵聲猶未絕
遂割其喉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之舍健使歛瘞屍時
王伯顏知福州與子相領兵拒賊善擁衆直壓州西門番
衆皆解散伯顏射賊不反顧賊以長鎗轟馬馬仆遂見執
善託伯顏欲降之伯顏訶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守義當
死肯從汝反乎善恚叱左右擣以跪弗屈遂毆之伯顏嚼
舌出血罵善面罵曰殺即殺耳何以毆為我死當為神以
殛汝言訖撻頸受刃頸斷涌白液如乳暴屍數日色不變
善欲釋相而官之相嘗曰汝殺吾父此不共戴天之仇也
肯受汝官邪賊亦殺之相妻潘氏挈二女為賊所獲亦罵
賊母子同死伯顏既死賊時見其引兵出入陣中一日賊

正祀神忽覩紅衣軍來以為主帥康將軍也亟往迎之既而無有賊遂大敗 惟忠錄

息士玄病革其妻王氏曰吾聞病者冀苦則愈乃嘗其糞頗甘王氏色愈愛士玄屬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此子稍長即從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出此言數日士玄卒比葬王氏遂居墓側蓬首垢面哀毀逾禮常以妾子置左右飲食寒煖調護惟恐不至歲餘妾子亦死乃哭曰無復望矣自經死於墓樹 五倫書

苗得字殷士臨川人聞祝蕃倡明道學往候焉一見欣然喜曰得豈昧其本心者哉後為淮南行中書省照磨累遷國院編脩官時權臣秉政天下大勢已去殷士憂國憂君屢

上疏陳大計不報及都城陷殷士謂其從人張子曰吾爲
士于義不可辱汝幸收吾骨南還即投居賢坊并中午倉
皇天慟下救之殷士氣猶未絕遽負之以升午歛歛言曰
南兵於儒臣甚賓禮主人何爲自苦如是還舍治酒殺使
家人環守至日晏會大將單條達下令勝國之臣俱輸告
身于官各署名于冊殷士聞之給子曰可取吾告身來第
吾慚見同朝人必乘醉可往能致酒乎午大喜持錢出沽
及還求之弗得亟往視井中則殷士死已久矣嗚呼殷士
與國俱亡從容就死而無悔非其不昧本心之學能如是
乎 墓碑

高平李仲恭兄仲良父母既卒兄弟同居良主家事恭是佐

之凡田園邸舍米粟布縷之事一任其勞凡祭喪冠婚慶
吊賓客飲食之大則必請於良而後行其事良如事其父
出必告食必共茶必親授匙箸每至自遠賈不入私室
不與室人言登堂拜必舉祭案中歸其兄無一毫私自束
髮正白首無間言婦如子姓薰其善惡相親睦至正辛卯
夏有疾恭賈子鄧以心動急歸睹兄羸瘠泣然涕泣以悲
哀亦悲乃拜醫嘗藥療治祈兄必愈問飲食視煖寒晝夜
扶持衣不解帶甚憊則一假寢兄病雖劇飯每土必為弟
勉一食之是歲冬良竟不起恭哀麻衣戚衾綬飲構家
如禮焉遠近觀者咸惜惜歎曰賢哉李氏昆弟也予謂孝
友之於人大矣古者大司徒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孝而

友次焉其不孝友者則有刑民焉得而不勸哉世衰習弊
愛移于妻子欲熾于貨財日滋月浸視同氣如行路如寇
讐者皆是也若李氏昆弟者誠足嘉哉

翠屏集

續觀感錄卷之十一

崑山方 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國朝

韓成虹縣人生有武畧歲壬辰從太祖舉義率先戎陣屢
策顯功陞帳前總制親兵指揮使尋侍帷幄偽漢陳友諒
罄舉所有兵號六十萬圍南昌急七月從上親征大戰
于鄱陽湖自戊子至庚寅交鋒既久賊衆不逞一時群策
計無所出上欲避其銳而無策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
殺身以成仁臣不敢辭也事急矣願為紀信以效死可乎
乃賜成龍袍冠冕與上服同遂投于水而死賊望見謹

呼而退後友諒既滅 上還建康謂中書省臣曰自古來
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皆隆卹典朕與陳友諒戰於鄱陽
湖韓成効忠死敵朕念之不忘其議所以崇報之乃贈成
為安遠大將軍封高陽郡侯建忠臣祠於康郎山設像其
中命有司歲時致祭昔漢高祖大封功臣而不及紀信君
子惜之今鄱陽湖死事者三十六人而以成為第一賢於
漢高遠矣 群忠錄

邵氏者行樞密院判花雲之妻也偽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寇
太平雲率麾下迎戰三日城陷賊縛雲急雲怒奮身大呼
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賊衆碎雲首縛於舟檣交
射之雲至死罵賊不少變邵氏時在城中一子方三歲乃

具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也必
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
在若等善撫育之侍婢孫氏泣應曰諾卽氏赴水死孫氏
瘞其屍於官舍隙地遂抱兒以行僞漢軍虜之至九江孫
氏密抱兒投漁家囑之曰宜善視此兒吾當厚報未幾僞
漢敗孫氏潛至漁家視兒無恙度無以報之乃賸漁人出
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買舟渡江又遇漢軍奪
舟去棄兒江中孫氏入水抱兒遇斷木忽浮至附之入蘆
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亟呼之逢一老
父號雷老者孫氏告之故挈之俱行旬月達上所孫氏
抱兒伏地泣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

遣之復其徭免年十三授副千戶命名曰端尋陞指揮滿
武丁已端偕孫氏至太平奉母邵氏骸骨歸仍東卓像雲
合墓上元縣南之水橋埽養孫氏終其身 墓碑

鄭濂字仲德浦江人遠祖綺事父母孝父以非罪繫獄當死
綺上書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疏白其誣母張病變
綺抱持若嬰兒三十年不懈臨歿遺訓于孫母分財異爨
子孫世守家教三百餘年同居數百餘口綺四世孫德珪
德璋孝友天至晝連几案夜共衾枕宋亡仇家陷德璋以
死罪德珪哀第誣莫辯乃祥謂曰彼欲害吾也何豫爾事
我往則汝姦狀白爾得不死矣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
中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遂給以不往夜將半從間

道遠去德璋追至廣陵德璋已薨于獄德璋大慟負骨歸
葬廬墓載蒼旻一悲號烏鳥朝集德璋子文嗣幼病僕德
璋鞠之如已子文嗣嘗主家政一錢尺帛無敢私文嗣歿
後子大和繼主家事嚴而有恩家庭中凜然如公府子年
稍過雖頌白猶鞭朴之歲時大和坐堂上子姪皆衣冠厲
行立左序下以次拜跪捧觴上壽畢肅容拱手自右趨出
是武相街無敢參差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部使者余
閱為書東浙第一家大和祀先不崇異教冠昏喪祭依朱
文公家禮親喪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化其行聞者仕者始
終廉謹惟恐有違家法諸婦惟事女紅不預家政宗族間
里懷之以恩家事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

所感文祠孫瀛性寬厚寡言笑喜怒未嘗形于色人稱
長者主家政者幾二十年以身率下子孫從化毋敢違諸
婦或寡居必以守節自誓其家歷宋元以來同居洪武中
有誣瀛者幾事逮代之瀛曰我家長當罪於是弟兄爭訟
獄事聞太祖召至殿前慰諭且問以治家長父之道瀛
以謹守家法對上喜賜酒饌遂除浞福還布政使司參
議時有家僮施慶者親養哀泣不輟三年不御酒肉蓋亦
濡染有自云 金華文統及郡志

薛烈婦崑山人父為銀工嫁縣小吏邵某為妻洪武初小吏
坐法當死京師差卒捕之烈婦時年二十蒙垢莫能掩其
麗將行卒見悅之謂小吏曰汝欲生致都下盍使汝妻事

我否則若命盡在中路矣小吏懼曰如命乃密呼烈婦語
故烈婦曰吾身潔汙君不可得復主矣佯應曰諾是日盛
備酒饌飼其夫及卒至暮自經於粉閣中夫小吏家有粉
閣則其遺業必尚可淡泊守也其身既自為惡又使妻為
不善其陷大戮宜矣獨惜銀工有此令女托之匪人君子
議昏之初可不慎哉 平橋稿

郭氏名道安六合人美姿容其父彬授之書輒通大旨母劉
氏得末疾諸弟妹尚幼衣食無所倚賴道安上扶掖母氏
起居下撫孩穉澣滌紛紜之事皆親之冬盛寒燈火蕭然
持針恒至夜半不休三十元歸同里鄭玄婦道甚修玄以
列女傳難之道安曰某女事如此某女事如彼一一舉之

無漏文玄父諱素不悅玄痛絕之玄悵悵不樂道安曰子
但盡誠盡孝他非所知也替叟底豫之言豈猶不聞耶玄
釋然道安秉性堅貞而諱有新臺之行私戲道安每厲色
叱之去其人情為尊屬屢覓凌迫道安彈指出血曰父誤
我矣不幸遇此唯有一死爾媵人勸曰何不告夫君知之
道安曰吾苟白其故父子何面目相見耶媵曰此人倫之
變宜走訴父母使其知所忌道安曰祇揚惡聲耳無益也
不若就死之為安遂潛出沉于河時洪武十年七月十七
日也悲聞之甚悲感於心切于西沙清水潭上一紀異集

金陵之俗以逆族為利族至授一室僅可榻疾病輒遣出病
危氣息尚屬日未暝即棄之而致其貲婦孕將產者以

為不祥損不舍其少思如此獨志疑以尚義名疑字思問
居通濟門外家素貧然獨好周易急金華范景淳為吏京
師得疾乃杖踵疑門告曰我不止十被疾人莫舍我聞若義
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延就坐即除明葵室具床褥爐竈
使寢息其中躬為煮糜煉藥旦晝執其手問所苦既而疾
滋甚不能起溲矢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為浣滌不少
見言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
四十餘兩在舊逆旅即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何以報
為景淳曰君既不取我死恐為他人得何益乎疑遂邀其
鄉人偕往携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
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托鄉人往書召其二

于至疑同取妻不校籍而還之二于以米饋妻妻受平陽馱于
廩械還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者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
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人命
至重倘育而為風靈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
不悔也俾婦遂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
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元者皆曰善士善士
云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元將宦江東還家金陵一
元友兵部主事元恭死於元江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
於江城下無所歸或曰安慶太守譚元先元恭友也去盍往
依之元然其母辭謝不納母大困念元恭嘗仕金陵交

親或有存者。遂至金陵園訪一元家所在。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母服破衣。兩行至環家。見母大驚曰。母非常夫人。手何為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母問其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亟購布帛。令妻為製衣。余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為。勿輕慢。與較。母有疾。環親為烹藥。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郎。奉詔祀會稽。還過嘉興。遇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曾年戚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環歸。半歲。伯章歸。家見母老。

恐不能行縗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養猶獲然母愈念
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環具柩擲殯縣道買地城南塋
之歲時常祭其墓云 俱潜溪文集

余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為之感激流涕欲錄傳
之以為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間有兄弟二人以伯兄
坐法當死各自縛哀訴于午門請代兄死曰臣少無父非
兄無以至今日願以二身贖兄一身 上疑其非誠因詰
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二人者
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然卒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
婦四人焉其一人夫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當戴嫁慎
勿嫁軍人晨樵可相保也語時當塋上婦謂夫曰汝尚未

知吾志乎遂拔于室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誓不
啖之曰當與子共死矧視其夫河橋上夫既死即自投于
河又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二婦當給為婢
妯娌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獨生
況又有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今欲各
為之傳以不得其人之姓名而止然幸而得其姓名者烏
可使之無傳乎余於吾台得二人焉曰陳圭曰朱煦皆孝
子也陳圭貧賤人其父私為鄉人告其賊罪當死圭以狀
上訴曰主為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此圭之不老所
致義當代死原主父使持自新主喜遂聽圭代之以成
其孝朱煦仙居人其母性嚴急遇諸子朱嘗惜辭色少不

如意又告擊煦事之盡悉順之道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
視事僅五月還至京以法輪罪作城頭季用病痢被楚謂
煦曰吾力豈足堪山吾旦夕死矣汝救吾骸歸葬之煦惶
懼陰與父僚友同儕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許皆
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戕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于
上上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獲官者十四人
皆拜煦父謝曰儼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為城下土矣凡而
煦以積勞致疾死其年四人者哀歸猶已子云

王叔英文集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素業儒洪武初請戍延安有同誦
而後死者平通子以誠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

又買地塋之通少有至性動不遵禮以縣學生貢入太學
聞父以誠喪徒步歸塋廬墓下三年哀慟毀瘠妻子至不
相識時平已老通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
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願代其役辭極懇切上嘆
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通舉應天府鄉
試授遼王府紀善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進左長
史從王之國荊州靖難師起朝廷遣人至荊州告急通草
上封事數千言進之文皇入繼大統知通有封事遂有
詔械詣京師通死之家人戍邊又下績溪縣簿錄其家得
田數十畝遺書數十百卷而已通初讀書即勵志聖賢之
學故所立如此

瞿嗣興字華卿常熟人天資仁善未嘗有過母嘗病癰時天
熱癰潰臭不可聞嗣興跪床下執扇驅蚊蠅以手磨穢剔
汙扶起卧不解帶者三月廿一嘗患積氣危甚或告以服
肉可瘳嗣興自旦至晡頓顙于地顙破血流盈面遂起引
刀割肉覆盂中裂帛漬血暴瘡戒左右勿泄羹之以進時
母不食已五日笑見羹喜為之握筋食幾盡食已而瘳母
後嘗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花遍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
哀呼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三持歸遺母母疾如失既
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曰事急矣尚守不變如父母何乃
奉二親入蘇城謁富家願為盡力富家察嗣興誠信出貲
財俾貿遷日分其息十之二由是稍裕時父母所欲無不

致也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帛若干視其名則市中小
夫走其家還之有遺田宅契書于路者覽之曰契書失將
起爭端跡其人呼與之其人貴家奴失主契畏罪涕泣欲
求死叩頭謝曰公活我墮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竈突
無烟嗣興憫之天明携錢二十緡潛投窓隙而去數歲有
婁人來糴粟衣不及脰嗣興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千千
耶信與其粟凡負販者必多償其直家人怪問其故曰彼
胼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較耶歲凶民來依者僦舍
而館穀之癘氣發病者相枕親調藥卒賴以生初喜浮
屠言後閱北溪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
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勉之年八十

四而卒 方孝孺文集

黃夢庚弟夢裴處州人夢池其兄也夢池任宣課司大使以入課鈔惡繫刑部獄夢庚聞而往視之會有詔罪人得輸粟于邊自贖夢庚謂夢池曰兄罪不可測第日夜憂之計無所出天幸有此願鬻家之田往輸大同度兄弟可白首相保也夢池不可曰今日鬻田吾父母他日何食夢庚曰兄繫獄父母朝夕食且不下咽使兄獲免罪歸見父母雖啜菽飲水無不樂者夢池乃許之夢庚馳還家以鬻田事白其父母皆樂從夢裴持券東西奔走易白金于夢庚圯行七千餘里達大同輸粟五百斛刑部乃出夢池復職夢庚妻葉夢裴妻魏初聞其夫議鬻田輒從旁贊曰勉之勉

之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使而兄得生還吾屬餓死無憾君子以為黃氏兄弟妯娌皆非常人也世人舉事敗於婦言者何可勝道方夢庚鬻田倘其妻或一人授之雖不中止詎知不失機會耶於戲業與魏可不謂之賢婦人手 蘇平仲文集

閩有純孝篤行之士薩琅字用謙七歲而孤母沙氏守節不貳篤意訓育之琅孝事母家素貧採薪拾穗以資養旨甘之奉恒竭力營辦而母不知其勞鄉人以孝子稱之里中早父老請于仲父弗應或曰薩孝子有至行必能致感求之禱果雨繼有大災又求琅禱之火隨息母嘗遘疾更數醫弗效琅憂惶無措每夜露禱北辰祈以身代時母不粒

食七日矣忽甦曰適有人曰而子孝加爾壽三十四
自是疾成風痺卧起須人扶掖琅夫婦日夜不離側比母
沒時乃三十四月云琅哀毀骨立杖而後起服除與人言
輒嗚咽流涕遇忌辰節序哀慟如初喪平生尚義於財不
苟取里中唐氏女往所親家適其家當籍沒女倉卒以布
囊貯金珠首飾擲寄隣寓誤落琅廢園中琅遊園得焉訪
知其為唐物也悉歸之鄉人馬某家被火以地售琅琅除
地得白金一罌召還之馬分其半謝琅琅曰汝方值災吾
悉受此耶堅辭之有白其行義擬薦之者輒固辭曰斯人
道當然豈敢眩名求售耶 楊文敏公文集

胡貞女吉水胡文穆公廣之女學士解縉子禎亮之妻也初

貞女未生胡解侍宴文淵閣 太宗曰廣縉少同業仕同
官縉已有子廣女宜妻之廣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已而
貞女生遂訂盟未幾解氏遭漢煦誣譖舉家戍遼而廣縉
俱故諸父欲以貞女改適他人貞女以刀截耳血被兩頰
因言曰薄命之昏 君主之父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
若背 君違父何以生為越數年洪熙改元解氏赦還貞
女仍歸禎亮事姑極孝事夫惟謹姑多病不離床席十餘
年浣滌穢污皆親為之且通經史性柔慈側室子女視已
出卒年八十五 郡志

黃文任丘人永樂中父鉉娶孫氏生文甫一歲商於鄧州守
禦所百戶李興又以女妻鉉遂留鄧州音問不通孫氏零

業孤苦勤力紡績以供力役之征周衣食之費撫育養
年及成童謂所親曰吾聞讀書可以起家今吾備嘗艱辛
幸有此子若遣入邑庠以勗其成天其或者憐吾志乎所
親曰此意固善第念爾一子之外更無紀綱之僕子若在
官凡百費用尤倍於昔吾恐爾之艱辛未艾也孫愷然泣
下曰吾慮之熟矣願處子之計莫良於此雖倍艱辛安敢
辭未幾文試于有司得入邑庠孫氏且喜且懼愈極力生
業凡從師親友之需未嘗少乏文亦感激遵母訓潛心經
史一日問母曰吾父安在母告其故因相顧潸然出涕以
悲正統己巳文以歲貢入太學會天下士一日言及其父
不知所所在有同舍生王綱者鄧州人答曰吾州百戶李興

有婚黃鉉非汝父乎文驚喜曰是也遂謁告歸省至家即
白於母徑詣鄧州訪父果在鉉離其子已三十四年矣一
見痛絕方蘇親隣會晤悲喜交集留數月鉉不能歸文復
入監天順改元文授兗州府通判乃奉母抵任即遣人迎
父就祿以養父憚於遠涉至載至三終不赴母曰汝之孝
心盡矣彼有所戀不可載迎文悲思不已曰吾父不來吾
則棄官而往闕府官僚咸跪請其毋母亦悲感許之乃以
安車迎至鉉離孫氏已四十四年矣妻子父母始得會合
以還天倫之樂嗟夫黃氏母子其賢孝矣哉向非孫氏之
賢其子未必成立以有今日非文之孝其父未必會合以
獲祿養遂使零丁孤苦之室變為團樂歡慶之堂予親見

其事因為作傳 李文達公文集

馬璉字弘器縉雲人性至孝少事父母造次不違禮一念
以悅親無斯須拂其意父得疾孝子躬湯藥扶掖抱持未
嘗離左右衣不解帶者累月暨禱弗效乃焚香於臂額天
祈以身代父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每哭踊頓絕方蘇柴
毀骨立未幾母李氏亦卒哀毀一如喪父時既葬廬墓側
五年蓬首垢面墳土皆自負人有助之者辭曰吾以力奉
親止於此矣旦夕於墓前設香燈湯沐之具拜跪哭奠三
年如一日以墓後地缺璉自程其力日致土石四十擔以
為常雖寒暑雨雪不廢自葬之年庚子至己巳始輟工其
所積土已巍然一山高數仞若天成焉仍刻木為父母像

奉之如生以終其身遠近皆知其孝稱之未嘗斥其名必
曰孝子生四男亦皆孝謹君子謂其訓染所致云

榮齋文集

全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聰警失明乃從師學易而以京
房斷占多奇中時石亨以叅將守雲中賢景明引為上賓
動必資之亨還朝景明與偕行也先欲奉英廟北還衆
以為詐景明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中國反失迎養
之禮獨不為夷狄笑乎亨遂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英
廟居南宮三年錦衣指揮盧忠有異志一日忠屏人請筆
景明以大義叱之曰是北大凶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兩
宮為安患後伏誅卒如景明言景皇帝弗豫中外以為

憂景明亟言于亨曰公國柱石當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
危疑之際不早定大計禍且不測亨遂迎英廟後辟將
官景明固辭後景明見亨寵位已極每因筮以持滿之道
反覆戒之弗納卒及于禍景明當景泰天順間名公卿大
夫無不延接者然一語不及私惟抑邪崇正濟顛扶危允
可致力諄諄不少回避今年八十有六云太史曰昔嚴旨
平卜筮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
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蓋賢而隱于卜者也若景明者豈
聞君平之風而有慕焉者歟

篁墩文集

魏純字希文山東高密人也初治易後明春秋客金陵一時
達官貴人聞希文召屏勢就見請交因合幣羅致館中但

訓其子未幾以直言忤權勢謫戍邊衛寓薊州玉田縣後
誨諸將官子於學官傍有薦希文學行者召至京師將上
其名于朝以官之而希文竟暴死嗚呼瑄嘗觀古人論
富貴貧賤必皆曰有命瑄少猶未之信年來經涉既久然
後有以見夫富貴貧賤蓋皆有決然不易之命而非人之
私智所能去取也以希文觀之其賦質粹而明其為學正
而純其立心必欲一毫無愧於屋漏其制行必欲一事不
悖於天理處戎伍幾三十年超然自得未嘗有沮於色其
質至於床無完衾身無完褐耕獲薪芻之資靡不備嘗而
操行堅如金石畧不少變至其忠信之行積於中徵於外
武夫小子皆信其為善人而起尊敬之心縉紳大夫皆知

其為君子而咸欲其得位於時卒至於窮死不得一試其
有則所謂決然不易之命豈不信哉雖然希文之自處者
既已無愧於道矣命之厚薄豈足道哉

薛文清公文集

續觀感錄卷之十一

續觀感錄卷之十二

崑山方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國朝

儲仲文泰州人惇行孝弟讀書通大義聞古人嘉言懿行輒
興嚮慕嘗中鹽遼陽載布數車至則值虜騎圍城雨雪浹
旬日不止飢凍者道相屬處士日坐逆旅戶外探橐中布
散之不問誰其衆商止之曰商本以求利顧并其本棄之
不可處士曰此何時尚計利邪比歸所得無幾矣中歲家
衰落間曝于門拾遺金十數兩袖而入置厠舍茅簷際家
人莫知也及晡有一男子携其婦哭而來處士問曰何哭

也曰某夫婦當成遠地費不給祇一子賣而得金今晨過
此遽去去將死道路矣且語且哭不能休處士詢其金幾
何語悉合乃出而歸之其人感復泣取塊金為謝處士笑
而却之且察其有飢色飯之而去鄉人嘖嘖曰儲翁陰德
如此其子孫必有昌者後處士以壽終有子五人孫十三
人曾孫二十人玄孫十餘人曾孫壻玄孫洵皆舉進士

懷麓堂稿

陳氏者白溪王構之妻也構工家子避役挈妻入臨海僦居
康山操斧鋸役於人取直以糊口正統庚申冬十月夜作
鄰家歸攬於虎陳覺之亟乘大遯焉得屍負歸具棺以葬
里巷素樸者欲誘為妾唱之以利既不可則怵之以威而

拘繫之且曰汝歸我則子女服食有所賴否則皆餓死矣
陳自度不能脫乃說曰吾夫死無所歸所仰望終身者匪
君而誰但不告于死者不聞於親隣而私從人是涵奔也
今謂我何顧寬假一日而徐為之未晚果君不疑其欺縱
歸祀其夫期以翌日挈諸孤以往陳拊膺慟哭於喪次一
女二男環立後先莫能自脫乃遣其女詣所親胡住翁曰
明旦當速來視我又謂其長子曰吾代粟隣家矣洗釜以
俟汝急取之逐抱幼子且行且泣至姜巖潭坐幼子於沙
間防之以石俾不得逸而自投于水以死辛酉正月十八
日也遠近聞者義而哀之弘治初郡守立祠祀之 碑記

劉鍾美妻福人性孝友父早喪惟母在堂兄弟四人鍾美居

鍾美先嚴嘉當補素刺關成捕卒壽至繁子孫欲盡
老景值此安得寧居鍾美年弱冠游學于外聞而歸曰
兄善經營足養吾母毋勿慮我請往代兄逐徑詣縣獄
嘉謂弟孱弱安忍使之獨往乃屬次第奉母因與俱北值
虜犯邊獻嘉被虜掠去鍾美號哭以首頓地曰我兄誓啞
已放之歸我當隨行虜乃舍兄拘弟深入沙漠凡半歲始
得脫行蘆港中一月抵關初關吏皆知其故驚曰天果佑
此孝弟人也鍾美言念老母以詩獻主將憫之得與獻嘉
同南歸母已嬰疾在床兄弟泣拜床下母曰我知兒念我
苟延一息幸得相見也逾日乃卒鍾美哀毀幾絕曰脫萬
死得一生意歸少盡奉養詎意止此居喪三年惟煖粥食

疏就足坑面自後每得一美食輒嗚咽不忍下箸事諸兄如父年至四五十兄有不樂輒悚息下氣以承其意必得其樂乃已 郡志

重敦妻李氏名榮壽昌人年二十四而敦卒舅為敦營塋所即求結壙於敦傍喪終父彥真奪其志私許同里蔣武成逼而嫁之李知勢不可遏乃告於舅姑曰婦素志欲奉舅姑以終身今為父母所迫勢不我由然忍辱身虧行以苟生乎妾死於此父必構訟於官是因妾而兆禍也願歸父家且泣且拜而別至夫塋所慟哭而去母見其歸甚喜李以失釵詭其母請出卜遂入室自縊父母大怒欲焚其屍適舅姑聞之送衣衾及棺至乃斂而見其釵縛於左股間

遂昇葬於敦傍義感鄉閭送其柩者數百人莫不流涕

縣志

天順間錦不衡都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覘卒
潛致其罪逮捕考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時
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附以重情考掠成獄
內外咸寃之莫或敢發京城有楊頃者戍伍之餘夫也素
不識彬而為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 駕留虜達衆悉奔
散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乃能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及
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
考掠備至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辯明乞以彬等 御前審
訊死而無憾臣一芥草茅身無錄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

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而達因是欲盡去異已者乃
緩塤死使誣大學士李賢主使塤佯諾之達遂以聞命中
貴會三法司鞠於午門前塤乃直述所言皆由已出於賢
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 英宗升遐
言者斯劾達罪謫死南丹彬復舊職夫塤於彬無恩於達
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虎
口其不死者幸也勇於行義何如哉 東海文集

鄭牢者廣西總帥府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不
可犯獨雅重牢觀每醉後殺人牢度有不可殺者輒不殺
留俟其醒白以不敢殺之故賴以全活者甚衆觀尤德之
觀卒山忠毅公雲繼其任雲素廉正下車首延高年耆德

問邊事人有以鄭牢言者雲遺之曰世謂為將者不記食
知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吾身曰此人初則如一潔新
白袍有一沾汙即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滿也雲又曰人云
王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忿柰何牢言居官饋貨則
朝廷有重法大人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雲亦笑納之雲
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水東日記

鄭氏諱慶字宜君崑山人進士鄭文康之妹也生長儒家素
閑禮訓年十八嫁邑庠生彭應德及期而夫病再期而夫
卒號咷仆地莫知所圖以冒暖其屍凡三晝夜屍溫家人
奔告如狂謂其復甦蓋由宜君近之以生氣也追殮呼曰

天乎爾偕我往不絕口者又四日竟自沉於水後應德死
纔六日年二十一 龔大章撰傳

王妙鳳吳縣洞庭山人嫁吳姓者夫常商於外妙鳳獨與其
姑處姑有淫行妙鳳恚憾而無如之何一日姑與所私夜
飲命妙鳳溫酒妙鳳方舉火其人徑入翼室戲牽其臂妙
鳳憤曰吾臂為他人所執更安用之即引刀自斫其臂死
而復甦父母聞之驚泣來視欲訟於官妙鳳曰死則死耳
世豈有婦訟姑理耶數日竟死里人為之不平共白于縣
縣梗於姑婦之議妙鳳之冤卒不獲申 郡志

何氏泗州人客止莊懿不妄笑語父早死母貧病無以自存
有夫婦僑寓泗上失其名氏頗傳為順天之通州人結母

求女爲介婦母不知其僞也而許之年十六歸其家尋徙
居淮上誘以爲娼女泣不從私謂隣女曰渠以介婦聘我
今乃欲我爲此寧死不受辱越數日留一賈人逼女事之
女不勝忿仰天大哭以刀自刎血流滿地觀者無不感泣
時部使者聞其事即遣吏往按之至則夫婦與賈人已逸
去不可得矣隨命所司以禮葬之而女之冤竟未之伸已
而天早識者疑爲冤氣所致郡守爲表其墓祭之天果大
雨三日乃止有徐氏者本淮陰農家女質性專一志操貞
潔年十九歸大河衛軍申進甫三月進以稅漕如京師弱
死傳聞未的徐氏晝夜號哭數日粒米不入口既而有人
自京師還寄夫之衣與之知爲真死哀號益甚乃竊衣夫

之衣而襲以常服遂投河以死時人聞之無不稱嘆斯二者特婦人女子耳而其志操決烈卓卓不可及如此誠可尚也弘治中典學使者會宥司立祠祀之名雙烈云

雙烈祠記

俞姻奴永嘉人父貞早亡家貧甚母改適他人姻奴年十餘歲母欲携之同往姻奴泣不肯行即自溺衆挽出慰諭之不得已往焉居常怏怏每念及亡父血淚如雨稍長母亦卒後父之子微戲之輒大罵求死後父子乃賂一老嫗誑之曰不從則殺汝矣姻奴曰吾父母俱沒欲死久矣吾頭可斷吾身不可辱也一日後父他出其子果持刃入室迫脅之姻奴顧死不從遂被殺父歸捕其子置空室中餓

而死乃以禮葬姻奴於其母側景泰癸丑大旱太守何文淵遍禱不應父林溫言姻奴事太守曰其在是乎乃大造祭其墓明日大雨 溫州誌

節婦鄒氏昆陵人二十餘歸同邑葉氏子芸僅五十五日以疾卒既葬節婦指房限曰誓不出此內外親故皆不與接姑曰媳婦志節可尚奈大盜疾病何節婦曰無難也夫則焚死盜則先自刎死疾病則藥可飲醫不可見臂可斷脉不可診也盤旋一室中以紡績自遺積四十餘年足未嘗出限外享年六十四歲疾既革謂老婢曰吾一生處此房甚安死後必殯我於此勿容異者得入如生時之面目男子以畢我始終之志家人遂從之鄉里稱歎

沈石田集

孔氏名媛字德卿世為曲阜人宿州訓導諡之仲女宣聖五十八世孫之年十八嫁同邑王給諫和順內外親屬稱譽之甫二載未有出而給忽感疾垂殆乃謂媛曰吾死不恨第汝年幼無依吾目且不瞑媛曰生則同室死則同穴君毋念我我不負君也已而給歿媛抱給尸一號慟頓絕而甦者自經於綸所姑最愛媛見而急持救之泣謂之曰吾兒之死病不獲已汝何苦欲往從之耶媛哽咽云妾已許之矣自是絕不飲食以待盡既數日亦不能即死姑令家人輩更相防守且多方開慰之媛計莫遂乃飲食語言如常給至有日媛亦經營喪事家人輩防守益懈明日當

發引其夕綾經於室氏曉姑訝媛不在側呼亦不應其室
人策杖戶而視之死已久矣即殮之與綸同塋焉時年二
十實成化癸巳秋七月之十二日也 關里誌

姚節婦名福蓮海鹽周孟經之女年二十一嫁本縣姚璵甫
四載璵死生一女絕愛之常負抱不去手家素貧甚值荒
歉阻飢孟經因促歸與繼母諸嫂處念姑老不忍舍乃擔
簋中故衣悉還璵妹意甚愴絕后常為嫂飼鷄得數卵即
寄姑以為養邑之富人求為妻者孟經密許之而難為
言婦亦微覺皆未白一日方聚食幼女適啼不已孟經曰
何物孽種不久當去此矣婦始悚然動色退泣謂嫂曰頃
見父言必欲奪吾志也然我豈肯載詣他人門限耶但念

此女父不肯收姑不能育祇當與之偕死耳嫂慰解之是
夜更餘母顧節婦卧內燈未滅呼令就寢弗應起捫其榻
則無有也舉家驚求父以大燭水次見遺履在焉則節婦
與女同溺死矣翌日其姑匍匐而至憑棺號慟曰兒初喪
吾子時已有死志但念我在姑隱忍耳豈料爾父不諒其
心致爾母子非命耶焚屍之日有蜃從煙焰中出文采爛
然飛入璵墓兄者無不驚異流涕孟經乃收其餘骨與璵
同葬寔弘治初元也 郡志

賈氏名善惠京師崇文坊人瑞州府通判姜榮之妻也正德
己巳榮以冬官主事出判瑞州明年夏華林賊來攻城榮
方署事亟挈郡符付諸賁而逸賊斧垣以入與賈遇執之

養者真符水池中已乃為賊驅以行瑞州民感新父子時
亦被執實告賊曰盛家子既在可遣其父報稱獲賊釋我
賊信其言遣之實耳語盛曰我不死者以即符奉命也今
在某處水池中可言於官取之我即死矣比至花塢鄉遇
通傍井始賊以渴飲水遂投於井而死賊相顧驚而去
辛未五月十三日也明日祭求其屍以歸面如生殯城東
僧院士民無少長咸哭焉太守以事聞旌其門曰貞烈

碑記

婺源余節婦年二十歸程甫二載夫歿子亨方半歲舅姑率
其少欲嫁之節婦以首觸棺誓死不易足跡不出戶閨不
事膏沐不與燕飲遭家日落晝夜治蔬茹字鷄豚以養其

舅姑且為延師教子之責母堂名之食不往偽以義名乃
遣女婢覲之其母方積盜不往已而母果疾乃一起為母
徐諷易圖及支咽不食求死母懼急命之歸或曰母召不
往禮歟君子曰禮以義起從義不從命春秋之微旨也烏
足為節婦哉有盜夜入竊其昆肩而去其魁見之怒曰
此節婦物也何忍食之至命擲之中庭隣人程屠母新寡
媒問之母詔曰爾不敢登余節婦之堂而獨誘我謂我不
如余也遂終身守志不渝一妹適查二姪女適汪適方俱
早寡並以節著君子謂節婦為之勸也年七十三而卒節
婦性貞一寡言笑自言一生寢而無夢蓋處難處而致

卷八

潘氏節傳

李壽保貴溪義官江世恂僕也正德壬申閏五月賊蘇賊逼
百丈峯安保隨世恂督鄉兵往追之至三子橋賊橫衝
合兵交戰自辰達未援兵不至世恂遂被執奉督轅走安
保獨奔前護戀不舍賊既執世恂抗聲曰一刀即死寧舉
以窮其罪必剖其腹刻其心折其手足齧其肉而後可安
保以身覆翼頓顙號哭請以死代賊不聽拽而起之安保
堅抱世恂首伏地不起賊怒斬安保併欲支解世恂賊首
止之曰一朝流離雖父子不能相保觀此久戀主之心如
此其爲非主之恩愛素孚于八閩不及此是必善士也姑
免之遂縱世恂歸賊亦悔悟竟以招撫而散夫安保不惜
一身之死脫全其主又感乎賊天理人倫可謂兩盡矣

節義類

凌氏歆縣人徵庠生程璟夫之繼室也年十七歸璟夫親守
婦道各相儆戒未幾璟夫病經歲不能起凌氏晝夜侍湯
藥祈以身代病革語凌曰知古有共姜乎凌曰彼節婦也
謂妾不能為之乎古人亦人耳君不幸死妾即為殉璟夫
曰守志足矣殉死無益也凌佯順之而陰為同死之計也
悉璟夫死凌枕屍哭絕復甦乃忍死以營喪事以備其治
命立族于大端為嗣奉主入祠曰吾事畢矣遂絕食無求
省以湯藥灌之乃強飲以順母意母歸詒使女出視母皆
吞毒家人覺之灌以藥越數日復甦侍女解藥進三升
藥死或論之死不復生家有餘貲又非迫於窮乏者耶

守而終餘年乎凌波曰若上有舅姑下復有子吾當事之
撫之不死可也今皆無之則吾何所倚哉但當從吾夫地
下耳防者稍懈遂有金雜以砒啖之至裂吭墮心以死甫
二十歲嘉靖癸未閏四月十七日也夫九死不迴百折必
東有婦如此其里可知固有補于風化之原有妻如此其
夫可知尤有光于庠序之教且慷慨捐生近乎義從容就
死近乎理可謂一死重於泰山者矣 行狀